

到處是警覺了的人們



遼寧人民出版社

到處是警覺了的人們

遼寧人民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瀋陽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共編入十篇文章，分別地介紹了在肅清反革命分子鬥爭中湧現出來的模範人物和英勇事蹟。其中有工人、農民和職員，也有普通的家庭婦女、街道居民、兒童和民警，他們以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堅決、勇敢的鬥爭精神，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天羅地網，使那些企圖逃脫人民懲罰的反革命分子，終究落進了人民的法網。

這些文章，都在報紙上刊載過，編入本書時，在文字上都略有修改，有的內容還稍有補充。本書可供工人、農民和城市居民閱讀，也可以作為宣傳員的宣傳參考資料。

到處是警覺了的人們

☆

遼寧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瀋陽市軍署街二十三號）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號

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417·787×1092 耗 墨·1 張印張·21,000 字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93 定價：（5）一角二分

目 錄

徐大娘檢舉反革命分子	1
藏不住,跑不掉	4
王述行做了共產黨員應當做的事情	9
到處是警覺了的人們	12
積極檢舉反革命分子的老農民楊立身	15
大義滅親的姑娘	17
青年工人李文秀堅決檢舉反革命分子	21
一個小小的“偵察兵”	28
民警李忠信英勇捉特務	30
一個站在鬥爭前列的街道治安保衛委員會	34

徐大娘檢舉反革命分子

蓮 芝、鹿 翼

徐大娘和王桂英原是二十多年的老街坊，兩家處的很近便。王桂英從搬到錦縣五區大齊村以後，每達到錦州來的時候一定要去看看老大姐。這天晚上姐倆一邊抽煙一邊嘮家常喀，嘮來嘮去就說到鎮壓反革命的事上來了。王桂英告訴徐大娘，他們村子那個殺人放火無惡不作的土匪頭子齊耀貴，解放後老沒回家，聽說“貓”在錦州，可誰也沒見實，如今村裏很多羣衆都在檢舉控告他呢。提起齊耀貴，徐大娘也知道點他的底細：起先是國民黨“建軍”上尉，而後又當上了胡子頭，一九四七年他勾結“震雷”“無黨”“少俠”三夥六七百匪徒，和國民黨偽保安團在錦縣五區八千畝村明火搶劫，燒了不少房子，搶走很多財物，還殺了十個農民……。這回徐大娘聽說齊耀貴在錦州，她又高興又着急，恨不得一下子抓住這個反革命分子。王桂英臨走的時候，徐大娘又再三囑咐：“你在鄉下蒐集他的罪惡材料，找人的事包給我。”

從那以後，徐大娘就時時注意探聽這個反革命分子的下落。一九五三年春一天早飯後，徐大娘領着兒子到市場買東西，遇見一個担挑的人，很面熟，隱隱約約的還能認出來有些像齊耀貴，她正待定睛細看，那個人早已經竄入人叢中去了。娘倆找了一陣沒找着，回到家，她心裏

還在想着這個事，暗暗埋怨自己不中用。

就在這年冬天，徐大娘去開治安保衛會議，散會時，又看到那個有些像齊耀貴的人在人群裏晃了一下，她就招呼了一聲“齊耀貴”，那個人沒敢答腔，一弓腰就溜到前面去了。徐大娘心想：這傢伙還鑽到內部來了，也罷，只要你在錦州就跑不了。

“天下無難事，就怕有心人”。從那以後，徐大娘就更警惕了。又過了一些時候，徐大娘在市百貨商店大樓底下從一羣挎筐賣雜貨的小販裏找到了齊耀貴，她這回先沉住了氣，悄悄地奔到跟前，冷丁喊了聲“齊耀貴”，這傢伙被這突然的喊叫吓愣住了，支支吾吾地說：“這不是徐大娘嗎！還挺好啊？”

徐大娘和他答對了一陣，想起那次治安保衛會議的事，緊跟着又追問他現在作啥。

“當治安委員，這不是，眼下這個運動，可把我忙苦了。”齊耀貴說。

“你的事都交代清楚了嗎？”徐大娘問。

“早就交代了，早就交代了……”齊耀貴連連答應着，一面趁着答對買主的因由就不往下說了。

徐大娘晚上躺在炕上翻來覆去的想着白天遇着齊耀貴的事，越想越發疑；既然把問題向政府交代了，怎麼還這樣鬼頭鬼腦呢？準是沒坦白。她又想：不管他交代沒交代，一定得把這事反映給政府。

去公安派出所報告的時候，所長告訴她公安部門已

經掌握了齊犯的一些材料，並對徐大娘這種積極協助政府清除反革命分子的行為表示感謝，同時要求她進一步協助調查。大娘回家馬上叫兒子給王桂英寫信，要她把情況了解清楚。信郵走以後，她有些不放心的，怕那邊王桂英把事情給耽誤了，覺着還是不如自己親自去一趟。五十多歲的人了，沒出過遠門，又趕上這兩天鬧不舒服……可是她先不顧這些，第二天，她就下鄉“串門”去了。一路上，她看着周圍的一片好光景，越感到新社會的可愛，更增加了對反革命分子的仇恨。

徐大娘蹚河、跑路地辛苦奔波，終於把事情弄清楚了。原來她所檢舉的這個齊耀貴已經更名叫齊俊嶺了，並且隱瞞了罪惡歷史，騙取了街道治安保衛委員的職務，打算潛伏起來。經公安機關多方偵察證實，終於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把這個作惡多端、羣衆恨之入骨的反革命分子依法逮捕了。

藏不住，跑不掉

(記女推車手馬淑清檢舉反革命分子)

李 彥

撫順煤建公司望花營業部裝卸隊唯一的女推車手馬淑清，別看她已是年近四十的人了，可是推起四五百斤的煤車却走得嗖嗖地快，青年小伙子也趕不上。由於她從小出身於貧農家庭，經歷過困苦的日子，所以她不僅愛勞動，幹得一手出色的活，而且左鄰右舍有個大事小情她沒有不幫助的。可是她對敵人、對於人民幸福生活的破壞者，却懷着深刻的仇恨，在她被選為居民組裏的治安保衛委員的幾年中，她熱心積極地盡到了光榮的職責，協助政府檢舉了許多壞人壞事，而檢舉孫建平和孫東和這兩個罪大惡極、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則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件。

還在一九五二年春末夏初，馬淑清家前院搬來了孫建平、孫東和和孫學章三口人，孫建平跟孫東和是兄弟。他們落戶不久，孫東和進了水泥廠當工人，孫建平來到了望花營業部。到秋天，孫建平的兒子孫學章考進了某廠當徒工、搬到廠裏住宿之後，便只有這兄弟倆住在一起了。

不久，馬淑清從戶口簿上知道他們哥倆都沒上過學，是文盲。後來，孫建平來到望花營業部裝卸隊時，正好被編進馬淑清所在的這個隊。在裝卸隊裏，這個南北頭、尖

下類、滿口山東腔的孫建平，不笑不說話，待人很客氣，遇着別人有事總是熱情相幫，有時誰要寫封信、填個賬單之類，他都有求必應，寫起字來還常用毛筆，字體的流俐不僅在裝卸隊裏沒人比得上，就是營業部的辦事員也不如他。“奇怪呀，戶口簿子上寫的是文盲，沒有文化，怎麼寫起字來這麼好呢？”馬淑清開始警覺起來。

一九五三年，有一回營業部給裝卸隊的工人每人發了一張簡歷表，她看到孫建平把原籍寫上河北省（天津）的字樣時，就又奇怪起來：他滿口山東口音，原籍又怎能在河北呢？又一想：在居民組裏和鄰居們閒聊天時他不是說過他出生在山東、而在山東還有父母和妻子嗎，現在怎麼又把原籍寫上了另一個地方？於是，馬淑清便有意識地和孫建平談了起來：“老孫大哥，咱們原來還是老鄉啊，過去你不是說原籍在山東嗎？”這時，孫建平一怔，但馬上又佯裝鎮靜地說：“啊，我老家是在山東，可是後來在河北天津落的戶！”“那麼你到底在哪生的呢？”“我是生在天津，老婆孩子都在天津……”看到孫建平的臉色一紅一白，馬淑清覺察到其中必有緣故，但又怕驚了他，就隨機應變地轉了話題：“可也是呀，這樣的事有很多，就像我和你姪吧，我是河北人，他生在撫順，就得算撫順人了……。”晚上，在下工回家的路上，馬淑清越想越覺得奇怪，若是一個正派的人為甚麼要藏東怕西的呢？這裏一定有鬼。她到了管內的公安派出所，把這兩次遇到的可疑之點向派出所長作了報告。派出所長鼓勵她繼續提高警惕，進

一步注意可疑的表現，以便弄個水落石出，不叫壞人鑽空子。

從這以後，馬淑清又發現孫建平和孫東和平常都說家有父母妻小，他們哥倆每月又掙錢很多，但從來沒看見過他們往家郵過信或寄過錢，而他們的家也從來沒給他們來過信。他們哥倆有了錢就大吃大喝，天天魚肉不斷，隔不幾天就要喝一大瓶子酒。難道他們家裏不用錢嗎？誰來養活他們的父母妻小呢？每逢提到這些，孫建平不是用“家裏生活挺好，不用錢”等話遮蓋過去，就是說：“家裏種地，有米有麵，郵幾個給他們就成了！”可是他們的家到底在哪呢，是種地、還是幹什麼的？哥倆對這事從來沒露過真話。有一次却聽裝卸隊的徐珮龍隊長說：曾看見孫建平往山東郵過信，收信人是姓趙的。徐珮龍當時問他是給家郵信嗎？他却吞吞吐吐地說：“不是，是替別人郵的……”既然是別人的，為甚麼他那樣驚慌不安呢？這又是怎麼回事呢？馬淑清把這些情況繼續反映給派出所，同時對孫建平哥倆的舉動行為更加留心起來。

孫建平在裝卸隊裏的日子長了，就暗地裏拉攏了一夥落後工人，在裝卸隊裏“耍光棍”，常常別有用心地說：“我願幹就幹，不願幹就不幹，誰能把老子怎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却經常裝出一副關心大家的樣子，時常借裝卸隊領導幹部在工作上的某些缺點來抬高自己的身價。比如一九五四年初，裝卸隊由運輸公司移交煤建公司領導時，工人福利基金沒有同時移交過來，工人有些意見，他

就趁機煽動大家和他一起到市勞動局和監察委員會去“告狀”，並藉此打擊裝卸隊長徐珮龍，說他“無能”，“一點也不給工人謀福利”。這樣一來，有些工人看他能寫會算，又被他平時的花言巧語所蒙蔽，在重選隊長時便選他作裝卸隊長。當時他十分興奮，還說：“大家既然擁護我，我就幹幹看！”但是沒幹幾天，他却堅決要辭退隊長的職務，並向馬淑清說：“馬大嫂，咱脾氣不好，哪能當好隊長呢？”馬淑清覺得他平時一向是好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如今當了隊長為甚麼又要堅決辭掉呢？下工回家後，向鄰居一打聽，有人聽見在孫建平被選作裝卸隊長以後，一向不喜歡露頭角的孫東和曾和孫建平吵過嘴，孫東和說：“真不知道愁，自己有‘病’還不知道，你要當隊長，咱倆就分開過吧，你幹你的、我幹我的……”那位鄰居也很奇怪：哥哥當了隊長，弟弟怎麼能不高興呢？這時，馬淑清心裏已經斷定這哥倆一定隱瞞着什麼難以告人的秘密，過去一定幹過壞事，怕出頭露面露了馬腳。同時，公安機關已經基本上掌握了孫家兄弟的反動罪惡材料，也囑咐馬淑清一定要更加警惕，細心觀察，不能讓他們聞風潛逃。

不久，孫建平的兒子孫學章在某廠參加整頓與鞏固職工隊伍的學習中，坦白了自己原來姓趙，並檢舉了父親和表叔的罪惡歷史。於是，很快地就完全查清了：孫建平和孫東和原來是山東省東平縣的兩個罪大惡極、血債累累的逃亡反革命分子。孫建平原來叫趙寶桐，在山東省東平縣歷任日偽鄉長、蔣匪鄉長、副區長和還鄉團大隊

長，十多年裏，他協助日寇、蔣匪抓丁搶糧，並積極為蔣匪搜捕革命幹部及其家屬，然後加以殺害、活埋，尤其是當東平縣解放後，更組織還鄉團，任大隊長，在濟南、長清等地瘋狂地攻打人民解放軍，殺害革命幹部家屬。此後就把自己的家屬隱匿在親戚家，逃亡天津，企圖組織暗殺活動，被我公安部門發覺，又逃來東北，改名換姓，假造戶口證件落戶在撫順，妄想長期隱蔽，待機再起。而孫東和原叫孫和庭，是趙寶桐的表兄弟，出身是蔣匪軍官，當過少尉，也是個燒殺擄掠、血債累累的反革命分子。

這兩名偽裝隱蔽起來的反革命罪犯終於被公安部門依法逮捕歸案了。正像馬淑清說的：“紙裏包不住火，心裏有鬼，沒法不露，只要我們隨時注意，反革命分子再狡猾，也藏不住，跑不掉！”

王述行做了共產黨員應當做的事情

曉 芬

一九五四年十月裏的一天，在大連橡膠廠技術股的一個股務會議上，研究新產品——小足膠鞋的製造工作怎樣進行的時候，披着工程師外衣潛伏在大連橡膠廠進行反革命活動的蔣匪少將軍工廠長王衍蕃，裝得像“認真負責”的樣子在會議上發言說：“這沒有什麼可研究的，大批生產就是了……。”王匪這次的發言雖然說得比較拐彎抹角，但在共產黨員王述行的腦子裏却種下了第一個可疑的印象，他想：這傢伙是否有意識的破壞我們的試製工作呢，不試製就大批生產，這不是明使國家可能受到損失嗎！同時，他這樣說打擊了羣衆的熱情，對我們試製工作是非常不利的。這一可疑的印象使共產黨員王述行自然的聯想到王匪平日的表現，這時他除了向有關部門反映了這一可疑的情況以外，並開始對王匪的言語行動更加注意了。就在這時，大連橡膠廠開展了全面的勞動競賽，技術股當時開會研究科室人員怎樣捲入競賽，王匪在會議上又故意地說：“咱們行政人員也不是生產工人，參加不參加用處不大。”以此來打擊股裏的同志參加競賽的熱情。共產黨員王述行看破了他這一詭計，在會議上立即對王匪這一心懷不良的言論進行了嚴厲的批評。奸猾的王匪，在表面上當場表示接受這一批評，但他的心裏却盤

算着更惡毒的詭計。當時該廠為大連發電廠試製銅膠瓦，王匪為了達到他破壞生產的目的，就以技術力量“不行”為理由，堅決不接受這一試製任務。可是，出乎王匪意料之外，王述行和技術員馬明齋等人經過研究，不久試製成功了。這時王匪還不死心，又要起另一套把戲，到廠長辦公室裏向廠長“訴苦”說：“我這工程師無法幹了，我的意見連技術員和股裏領導人王述行都不遵照執行”等等。恰好當時王述行也去廠長辦公室，於是他面對面地馬上揭穿了王匪的假面具，對王匪說：“當時我們討論時，你為什麼說不能幹，拒絕接受任務；而當別人研究成功了，你又在這裏無端的捏造事實，你這樣做的動機何在？”問的王匪只好支支吾吾地說：“……這我也許忘了，我想想看……。”

王述行這樣連續幾次的鬥爭，打擊了王匪的罪惡活動，但是王匪不但不知悔改，反而認為王述行在股裏對他進行破壞活動非常不利，所以就設法打擊王述行。王匪採取的手段是多種多樣的，首先是打擊王述行的工作積極性，破壞他在羣衆中的威信，比如他常常跑到保衛部門和人事部門小聲小氣地反映說：“我們副股長工作不掌握原則，有時還向我動態度。”還在羣衆中間散佈說：“王述行沒有技術，瞎吵吵！”有時在會議上還向王述行提出惡意的批評，雖然如此，但王述行仍然堅持着進行鬥爭。當這一招行不通的時候，王匪又故意製造矛盾。一九五五年四月間，膠鞋的“黑皮條”發生了質量事故，股內的同

志都在認真進行研究的時候，王匪乘機打擊王述行，當時就強調是“配料問題，設備問題”等，還說研究也解決不了。但王述行和其他幾個同志，當時確認“主要的原因是由於改變了原來使用的一種原料的成分，再加上化膠工作不及時造成的。”後來因意見老是不統一，所以很長時間這個問題沒能得到解決。王匪經常利用這種情況有意識地拖延問題的及時解決，以便達到其破壞生產的目的。

在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公佈之後，共產黨員王述行的政治警惕性越來越高了，他根據王匪平日的言語行動，便肯定了王匪的活動是有明確的政治目的的，是別有用心的，於是他向保衛部門建議“應迅速追查處理”，並且積極檢舉了王匪的一些可疑言行。這時王匪看到大勢有些不妙，又要了一個花招，向王述行伸出了小恩小惠的手，企圖拉攏王述行。這一招更是行不通，遭到了王述行的堅決拒絕。

現在這個披着工程師外衣、破壞生產的反革命分子已經落網了。王述行樂的說：“這又是我們的一大勝利。”

到處是警覺了的人們

(反革命分子于德普落網記)

李佩娟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七日早晨，太陽剛剛升起。安東市八道溝市場上，擁擠着買賣各種蔬菜、水果的人羣。

蔬菜管理委員會主任兼公安街黨支部副書記楊鶴松和來串門的寬甸縣大鋪石河村的孫長義兩個人從管理委員會走出來，穿過人羣，正往市場下邊走去，突然在人羣中發現一個身穿青裝光着腦袋的大黑漢子在東張西望地找什麼，楊鶴松立刻覺得好面熟。“他不是當過偽寬甸縣保安大隊連長的于德普嗎？”他幾乎叫出聲來。一股仇恨的感情，立刻湧上心頭。

那是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楊鶴松當時在寬甸縣砬子溝村當農會會長，有一次給我軍領路攻打高家大院匪保安大隊（于犯住在這裏），事後被他們知道，馬上把楊鶴松抓去跪着綁上，用皮帶抽打，打得死去活來，頭、臉、身上都被打腫。當時楊鶴松的岳父、妻子眼看親人受罪，便去和他們講理，這羣不通人情的野獸又將他的岳父、妻子綁起來踢打了一頓。過堂時于德普又聲色俱厲地說：“別人不搶斃你，我非搶斃你不可，他媽的，我們營長的命，差一點送在你手裏。”楊鶴松家裏人一聽說要搶斃，吓的不得了，到處託人說情，花了許多錢才把楊鶴松放了出來。

現在和這個傢伙見了面，老楊顯得分外激動，他下決心一定想法攔住他。於是就低聲與孫長義商量一下，決定由孫長義在後面盯住，老楊自己不便去說話，怕他認出來弄壞了事，就跑回蔬菜管理委員會找人。進屋後一把拉住了劉德永，把在市場上的經過講了一遍，叫劉德永到市場去找那個人盤問一下。當劉德永和于德普搭上腔以後，老楊就躲藏在背後偷聽，證實了這個人正是于德普以後，老楊就暗示劉德永把他引到蔬菜管理委員會來了。

楊鶴松馬上給八道溝派出所掛了電話，放下電話聽筒後，老楊也跟着盤問起來。

“你在早住在哪？”

“古樓子！”

“在古樓子做什麼？”

“當——兵唄，這事誰都知道。”他有些吃驚了。

“不對！是當官，你是連長！要槍斃我的不是你嗎？”楊鶴松憤怒地說。這時于德普才發現他面前站着的是誰，臉色立刻蒼白，戰戰兢兢地說：

“這——這些我早交代了。”這時他的面前已站立着幾位民警，就這樣，這個隱藏八九年的慣匪終於落網了。

這個民憤很大的匪首過去經常率匪活動在寬甸縣的古樓子、樺樹甸子、砬子溝、小孤山、長甸城等地，從事搶劫民財、殺害我幹部等反革命罪惡活動。一九四六年七月我虎山區政府工作人員陳××由古樓子乘船到大鋪石河村去開會，中途被于犯用手槍打死。在一九四六年到